

『你還有甚麼事嗎？』老人說。

『我，也沒有別的。』

『那末，回去罷。再會，請放心！』

卡洛斐走出門口，仍立住了，眼看着送他出去的姪子的臉。忽然從外套裏面拿出一件東西交給那姪子低聲地說了一句『將這給了你，』就一溜煙去了。

那姪子將東西拿給老人看，包紙上寫着『奉贈。』等打開包紙，我見了不覺大驚。那東西不是別的，就是卡洛斐平日那樣費盡心血，那樣珍愛着的郵票帖。他竟把他比生命還重視的寶物，拿來當作報答原宥之恩的禮品了。

少年筆耕（每月例話）

敘利亞(Giulio)是小學五年生，年十二，是個黑髮白色的小孩。他父親在鐵路作僱員，在

敘利亞以下，還有着許多兒女，一家營着清苦的生計，還是拮据不堪。父親不以兒女爲累墜，一味愛着他們，對於敘利亞，百事依從，唯有對於他的校課，卻毫不放鬆地督促他用功。這因爲想他快些畢業，得着較好的位置，來幫助一家生計的緣故。

父親年已大了，並且因爲一向辛苦，面容更老。一家生計，全負在他肩上，他於日間鐵路工作以外，又從別處接了書件來鈔寫，每夜執筆伏案到很遲了纔睡。近來，某雜誌社託他寫封寄雜誌給定戶的封條，用了大大的正楷字寫，每五百條寫費六角。這工作好像很辛苦，老人每於食桌上向自己家裏人叫苦：

『我眼睛似乎壞起來了。這個夜工，要把我的壽命縮短呢！』

有一天，敘利亞向他父親說：『父親！我來替你寫罷。我也能寫得和你一樣地好呢。』

但是，父親終不許可：『不要，你應該用你的功，功課，在你是大事，就是一小時，我也不願奪了你的時間的。你雖有這樣的好意，但我決不願累你；以後不要再說這話了。』

敘利亞素知道父親的性質，也不強請，祇獨自在心裏想法。他每夜夜半聽見父親停止工

作，回到臥室裏去。有好幾次，十二點鐘一敲過，立刻聽到椅子向後拖的聲音，接着就是父親輕輕回臥室去的步聲。一天晚上，敘利亞等父親去睡了以後，起來悄悄地著好衣裳，躡着脚步走進父親寫字的房子裏，把洋燈點着。案上擺着空白的條紙和雜誌定戶的名冊，敘利亞就執了筆，仿着父親的筆跡寫起來，心裏既歡喜又有些恐怕。寫了一會，條子漸漸積多，放了筆把手搓一搓提起精神再寫。一面動着筆微笑，一面又側了耳聽着動靜，怕被父親起來看見。寫到一百六十張，算起來值兩角錢了，方纔停止，把筆放在原處，息了燈，躡手躡脚地回到牀上去睡。

第二天午餐時，父親很是高興。原來他父親是一些不覺着的。每夜祇是機械地照簿謄寫，十二點鐘一敲就放了筆，早晨起來把條子數目一算罷了。那天父親真高興，拍着敘利亞的肩說：

『喂！敘利亞！你父親還着實未老哩！昨晚三小時裏面，工作要比平常多做三分之一。我的手還很自由，眼睛也還沒有花。』

敘利亞雖不說甚麼，心裏卻快活。他想：『父親不知道我在替他寫，卻自己以為還未老呢。』

好！以後就這樣去做罷。」

那夜到了十二時，敘利亞仍起來工作。這樣經過了好幾天，父親依然不會知道。祇有一次，父親在食晚餐時說：『真是奇怪！近來燈油突然多費了。』敘利亞聽了暗笑，幸而父親不更說別的，此後他就每夜起來鈔寫。

敘利亞因為每夜起來，不覺漸漸睡眠不足，朝起覺着疲勞，晚間復習要打磕睡。有一夜：敘利亞伏在案上睡熟了，那是他生後第一次的打盹。

『喂！用心！用心！做你的功夫！』父親拍着手叫說。敘利亞張開了眼，再去用功復習。可是第二夜，第三夜，又同樣打盹，愈弄愈不好：總是伏在書上睡熟，或早晨晏起，復習功課的時候，總是帶着倦容，好像對於功課很厭倦了似的。父親見這情形，屢次注意他，結果至於動氣，雖然他是一向不責罵小孩的。有一天早晨，父親對他說：

『敘利亞！你真對不起我！你和從前，不是變了樣子了嗎？當心！一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呢。你知道嗎？』

敘利亞出世以來第一次受着叱罵，很是難受。心裏想：『是的，那樣的事是不能長久做下去的，非停止不可。』

可是，這天晚餐的時候，父親很高興地說。『大家聽啊！這月比前月多賺六元四角錢呢。』又從食桌抽屜裏取出一袋果子來，說是買來慶祝一家的。小孩們都拍手歡樂，敘利亞也因此把心重新振作起來，元氣也恢復許多，心裏自語道：『啣呀！還是再接再續做罷。日間多用點功，夜裏依舊工作罷。』父親又接着說：『六元四角哩！這雖很好，祇有這孩子——』說着指了敘利亞：『我實在覺得可厭！』敘利亞默然受着責備，忍住了要迸出來的眼淚，但心裏卻覺得歡喜。

從此以後，敘利亞仍是拚了命工作，可是，疲勞之上，更加疲勞，終於難以支持。這樣過了兩個月，父親仍是叱罵他，對他的臉色，更漸漸可怕起來。有一天，父親到學校去訪先生，和先生商量敘利亞的事。先生說：『是的，成績好是還好，因為他性質原是聰明的。但是不及以前的熱心了，每日總是打着呵欠，似乎要想睡去，心不能集注在功課上。叫他作文，他祇是短短地寫了點，就算，字體也草率了他原是可以更好的。』

那夜父親喚敘利亞到他旁邊，用了比平常更嚴厲的態度對敘利亞說：

『敘利亞！你知道我爲了養活一家，怎樣地勞力着？你不知道嗎？我爲了你們，是在把命拚着呢！你竟甚麼都不想想，也不管你父母兄弟怎樣！』

『啊！並不請不要這樣說！父親！』敘利亞嚙淚叫着說，正要想把經過一切聲明，父親又來攔住他的話頭了：

『你應知道家裏的境况。一家人要自刻苦努力纔可支持得住，這是你應該早已知道了的。我不是那樣努力做着加倍的工作嗎？本月我原以爲可從鐵路局得到二十元的獎金的，已預先派入用途，不料到了今天，纔知道那筆錢是無望的了。』

敘利亞聽了把口頭要說的話重新抑住，自己心裏反覆着說：

『欸呀，不要說，還是始終隱瞞了仍替父親幫忙罷。對父親不起的地方，從別一方來補報罷。校課原是非用功使他及格不可的，但最要緊的，就是要幫助父親，養活一家，略微減去父親的疲勞。是的，是的。』

又過了兩個月。兒子仍繼續着夜工作，日間疲勞不堪，父親依然見了他動怒。最可痛的是父親對於兒子漸漸冷淡，好像以爲此子太不忠實，是無甚麼希望的了，不多向他說話，甚至不願看見他。敘利亞見這光景，心痛的了不得，父親背向了他的時候，他幾乎要從背後下拜。悲哀疲勞，使他愈加衰弱，臉色愈蒼白，學業也似乎愈不勤勉了。他自己也知道非停止夜工作不可，每夜就睡的時候，常自己對自己說：『從今夜起，真是不再夜半起來了。』可是，一到了十二點鐘，以前的決心，不覺忽然寬懈，好像如果睡着不起，就是避了自己的義務，把家裏的錢偷用了兩角的樣子。於是熬不住了仍舊起來。他以爲父親總有一日會起來看見他。或者偶然在數紙的時候會發覺他的作爲的。到了那時，自己雖不聲明，父親自然會知道的罷。他這樣想了仍繼續着夜夜的工作。

有一天，晚餐的時候，母親覺得敘利亞的臉色比平常更不好了，說：

『敘利亞！你不是不舒服嗎？』說着又向着丈夫：

『敘利亞不知甚麼了，你看看他臉色的青——敘利亞！你甚麼了嗎？』說時現很憂愁的

樣子。

父親把眼向敘利亞一瞟：『即使有病也是他自作自受，以前用功的時候，並不如此的。』

『但是，你！這不是因為他有病的緣故嗎？』母親說了，父親就這樣說：

『我早已不管他了！』

敘利亞聽了心如刀割。父親竟不管他了！那個他偶一咳嗽就憂慮得了不得的父親！父親確實已不愛他，眼中已沒有他的人了！『啊！父親！我沒有你的愛，是不能生活的！——無論如何，請你不要如此說，我一一說了出來罷，不再欺瞞你了。祇要你再愛我，無論怎樣，我一定像從前樣地用功的。啊！這次真決心了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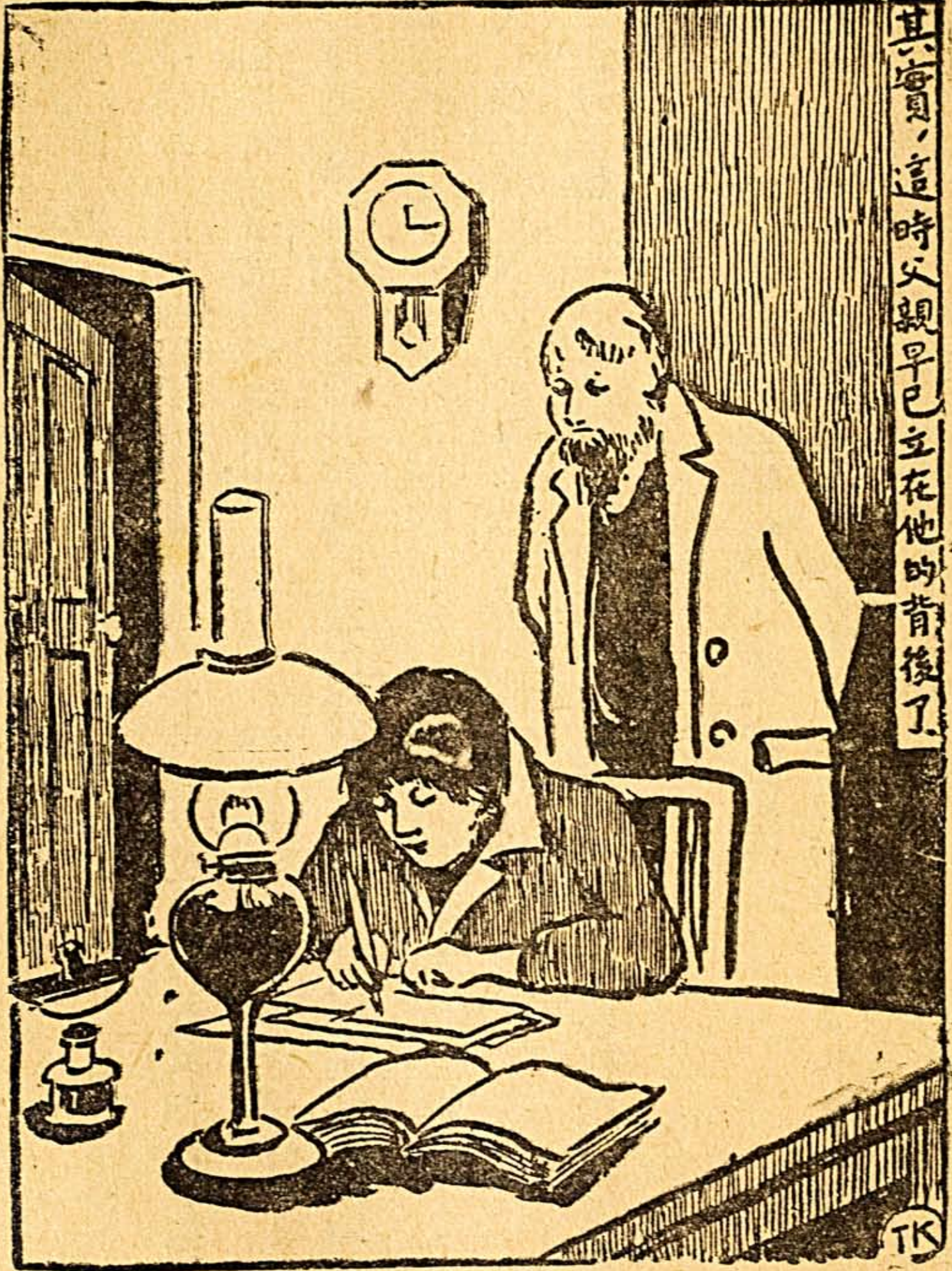
敘利亞的決心仍是徒然。那夜因了習慣的力，又自己起來了。起來以後，就想往幾月來工作的地方作最後的一行。進去點着了燈，見到桌上的空白紙條，覺得從此不寫，有些難過，就情不自禁地執了筆又開始寫了。忽然手動時把一冊書碰落到地，那時滿身的血液突然集注到心胸裏來：如果父親醒了如何！這原也不算甚麼惡行，發見了也不要緊，自己也本來屢次想聲

明了的。但是，如果，父親現在醒了，走了出來，被他看見了我，母親怎樣喫驚啊！並且，如果現在被父親發覺，父親對於自己這幾月來待我的情形，不知要怎樣懊悔慚愧啊！——心念千頭萬緒，一時疊起，弄得敍利亞震慄不安。他側着耳朵，抑了呼吸靜聽，覺並無甚麼響聲，一家都睡得靜靜的，這纔放了心，重新工作。門外有警察的皮靴聲，還有漸漸遠去的馬車蹄輪聲，過了一會，又有貨車『軋軋』地通過，自此以後。一切仍歸寂靜，祇時時聽到遠犬的吠聲罷了，敍利亞振着筆寫，筆尖的聲音『唧唧』地響到自己耳朵裏來。

其實，這時父親早已立在他的背後了。父親從書冊落地的時候，就驚醒，等待了好久，那貨車通過的聲音，把父親開門的聲音夾雜了。現在，父親已進那室，他那白髮的頭，就俯在敍利亞小黑頭的上面，看着那鋼筆頭的運動。父親忽然把從前一切的事都恍然了，胸中充滿了無限的懊悔和慈愛，祇是釘住樣地立在那里不動。

敍利亞忽然覺得有人用了震抖着的兩腕抱他的頭，不覺突然『呀！』地叫了起來。及聽出了他父親的啜泣聲，叫着說：

其實、這時父親早已立在他的背後了。



「父親！原恕我！原恕我！」

父親嚙了淚吻着他兒子的臉：

「倒是你要原恕我！明白了！一切都明白了！我真對不起了你了！快來！」說着抱了他兒子到母親牀前，將他兒子交給母親腕上：

「快吻這愛子！可憐！他三個月來竟睡也不睡爲一家人勞動！我還祇管那樣地責罵他！」母親抱住了愛子，幾乎說不出話來：

「寶寶！快去睡！」又向着父親：「請你陪了他去！」

父親從母親懷裏抱起敘利亞，領他到他的臥室裏，把他睡倒了，替他整好枕头，蓋上棉被。敘利亞好幾次地說：

「父親，謝謝你！你快去睡！我已經很好了。請快去睡罷！」

可是，父親仍伏在牀旁，等他兒子睡熟，攜了兒子的手說：

「睡熟！睡熟！寶寶！」

敘利亞因爲疲勞已極，就睡去了。數月以來，至今纔得安眠，夢魂爲之一快。醒來朝日已高，忽然發見牀沿旁近自己胸部的地方，橫着父親白髮的頭。原來父親那夜就是這樣過了的，他將額貼近了兒子的胸，還是在那裏睡熟哩。

堅 忍 心

二十八日

像筆耕少年那樣的行爲，在我們一級裏，祇有斯帶地做得到。今天學校裏有二件事：一件是受傷的老人把卡洛斐的郵票帖送還他了，並且還替他黏了三枚瓜地瑪拉（*Guatemala*）共和國的郵票上去。卡洛斐歡喜得非常，這是當然的，因爲他已尋求了瓜地瑪拉的郵票三個月了。還有一件是斯帶地受二等賞。那個呆笨的斯帶地居然和代洛西祇差一等，大家都怪極！那是十月間的事，斯帶地的父親領了他的兒子到校裏來，在大衆面前對先生說：

『要多勞先生的心呢，這孩子是甚麼都不懂的。』當他父親說這話時，誰會料到有這樣

的一日？那時我們大家都以為斯帶地是呆子，可是他卻不自怯，說着『死而後已』的話。自此以後，他不論日裏，夜裏，不論在校裏，在家裏，在街路上，總是拚命地用功。別人無論說甚麼，他總不顧，有擾他的時候，他總把他推開，祇管自己：這樣不息地上進，遂使呆呆的他，到了這樣的地步。他起初毫不懂算術，作文時也祇寫着無謂的話，讀本也一句都不記得的。現在是算術的問題也能做，文也會作，讀本熟讀得和唱歌一樣了。

斯帶地的容貌，一看就可知道他有堅忍心的：身子壯而矮，頭形方方的像沒有項頸，手短而且大，喉音低粗。不論是破報紙，是劇場的廣告，他都拿來讀熟。祇要有一角錢，就立刻去買書，據說自己已設了一個小圖書館，邀我去看看呢。他不和誰閒談，也不和誰遊戲，在學校裏上課時候，祇把兩拳擺在雙頰上，巖石樣坐着聽先生的話。他得到第二名，不知費了多少力呢！可憐！

先生今天樣子雖很不高興，但是把賞牌交給斯帶地的時候，卻這樣說：

『斯帶地！難爲你！這就是所謂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了。』

斯帶地聽了並不表示得意，也沒有微笑，歸到坐位上，比前更認真地聽講。

最有趣的是放課的時候，斯帶地的父親到學校大門口來接，父親是做鍼醫的，也和他兒子一樣，是個矮身方臉，喉音粗大的人，他不相信自己的兒子居然會得賞牌，等先生出來和他說了，纔哈哈地笑了拍着兒子的肩頭，聲音裏用了力說：

『好的，好的，竟看你不出，你將來會有希望呢！』我們聽了都笑，斯帶地卻連微笑都沒有，祇是抱了那大大的頭，復習他明日的功課。

感恩

三十一日

安利柯啊！如果是你的朋友斯帶地，決不會派先生的不是的。你今天恨恨地說：『先生態度不好，』你自己對於你父親母親，不是也常有態度不好的時候嗎？先生的有時不高興，是當然的，他爲了小孩們，不是勞動了許多年月了嗎？學生之中，有情義的固然不少，然也有許多不知好歹，蔑視先生的親切，輕看先生的勞力的。平均說來，做先生的苦悶勝

於滿足。無論怎樣的聖人，處在那樣的地位，能不時時動氣嗎？並且，有時還要耐了氣去教導那生病的學生，那情神的不高興，是當然的。

應該敬愛先生：因為先生是父親所敬愛的人，因為是爲了學生犧牲着一生的人，因爲是開發你精神的人。先生是要敬愛的啊！你將來年紀大了，父親和先生都去了世，那時，你會於想起你父親的時候也想起先生來罷，那時想起先生的那種疲勞的樣子，那種憂悶的神情，你會覺得現在的不是罷。意大利全國五萬的小學校教師，是你們未來國民精神上的父親，他們立在社會的背後，以輕微的報酬，爲國民的進步發達勞動着。你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人，所以應該敬愛。你無論怎樣愛我，但如果對於你的恩人——特別的是對於先生不愛，我斷不歡喜。應該將先生看作叔父一樣來愛他。不論待你好，或責罵你，都要愛他。不論先生是的時候，或是你以爲錯了的時候，都要愛他。先生高興，固然要愛，先生不高興，尤其要愛他。無論何時，總須愛先生啊！先生的名字，永遠須用了敬意來稱，因爲除了父親的名字，先生的名字是世間最尊貴，最可懷慕的名字呢！

——父親——

第四卷
一月

助 教 師

四 日

父親的話不錯，先生的不高興，果然是爲了有病的緣故。這三天來，先生告假，另外有一位助教師來代課。那是一個沒有鬚鬚的像孩子樣的先生。今天，學校裏發生了一件可恥的事：這位助教師，無論學生怎樣地說他，他總不動怒，祇說，『諸位！請規矩些！』前兩日，教室中已擾亂不堪，今天竟弄得無可收拾了。那真是稀有的騷擾。先生的話聲，全然聽不清爽，無論怎樣曉諭，怎樣勸誘，也都像耳邊風一樣，校長先生曾到門口來探看過兩次，校長一轉背，騷擾就依然如故。代洛西和卡隆在前面回過頭來，向大家使眼色叫他們靜些，他們那裏肯靜。斯帶地獨自用

手托了頭，憑在坐位上沈思着，那個歪鼻的舊郵票商人卡洛斐呢，正向大家各索銅元一枚，用墨水瓶爲彩品，作着彩票。其餘有的笑，有的說，有的用鋼筆尖鑽着課桌，有的用了吊襪帶上的橡皮彈擲着紙團。

助教師會一個一個地去禁止他們，或是捉住他的手，或是拉了他去叫他立壁角。可是仍舊無效。助教師沒了法，於是和氣地和他們說：

『你們爲甚麼這樣？難道一定要我來責罰你們嗎？』

說了又以拳敲桌，用了憤怒而兼悲哀的聲音叫『靜些！靜些！』可是他們仍是不聽，騷擾如故。勿蘭諦向先生投擲紙團，有的吹着口笛，有的彼此以頭相抵觸賭力，完全不知道在做甚麼了。這時來了一個校役，說：

『先生，校長先生有事請你。』

先生現出很失望的樣子，立起身匆忙就去。於是騷擾愈利害起來了。

卡隆忽然站起，他震動着頭，捏緊了拳，怒不可遏地叫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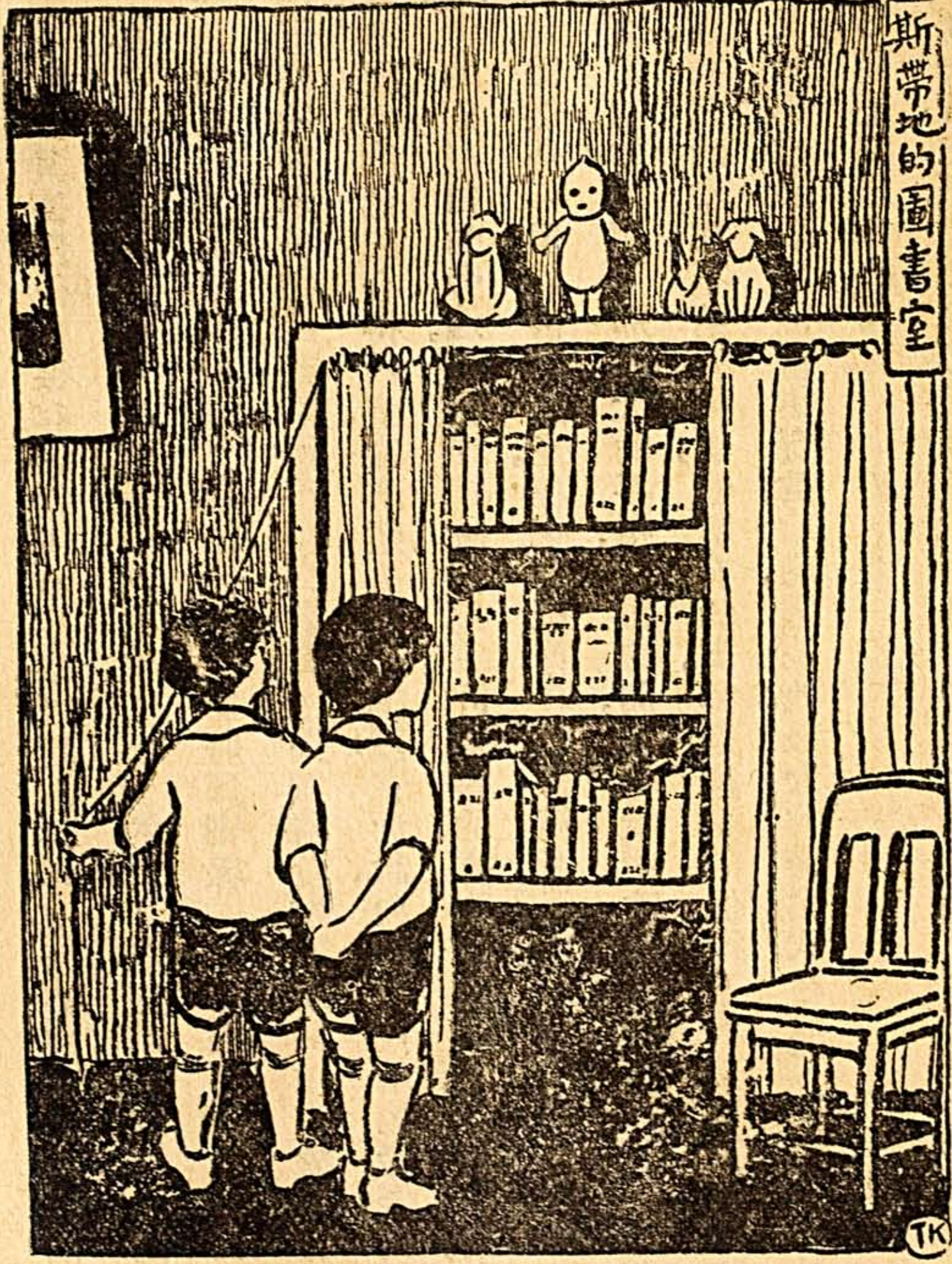
「停止！你們這些不是人的東西！因為先生好說了一點，你們就輕侮他起來，倘然先生一用腕力，你們就要像狗一樣地伏倒在地上哩！卑怯的東西！如果有人再敢嘲弄先生，我要打得他脫落牙齒！就是他父母看見，我也不管！」

大家不響了。這時卡隆的風采，真是莊嚴堂堂的立着，眼中幾乎要怒出火來，好像是一匹發了威的小獅子。他從最壞的人起，一一用眼去釘視，大家都不敢仰起頭來。等助教師紅了眼進來的時候，差不多肅靜得連呼吸的聲音都聽不出了。助教師見這模樣，大出意外，祇是呆呆地立住。後來看見卡隆怒氣沖沖地立在那里，就猜到了八九分，於是用了對兄弟說話時的那種充滿了情愛的聲氣說：「卡隆！謝謝你！」

斯帶地的圖書室

斯帶地家在學校的前面，我到他家裏去，一見到他的圖書室，就羨慕起來了。斯帶地不是

斯帶地的圖書室



TK

富人，雖不能多買書，但他能保存書籍，無論是學校的教科書，無論是親戚送他的，都好好地保存着。祇要手裏有錢得到，都用以買書。他已收集了不少的書了，擺在華麗的栗木的書箱裏，外面用綠色的幕布遮着，據說這是父親給他的。祇要將那細線一拉，那綠色的幕布就牽攏在一方，露出三格的書來。各種的書排得很整齊，書背上閃爍着金字的光。其中有故事，有旅行記，有詩集，還有畫本。顏色配合得極好，遠處望去，很是美麗：譬如說，白的擺在紅的旁邊，黃的擺在黑的旁邊，青的擺在白的旁邊。斯帶地還時常把這許多書的排列變換式樣，以為快樂。他自作了一個書目，儼然是一個圖書館館長。在家時祇管在那書箱旁邊，或是拂拭塵埃，或是把書翻身，或是檢查釘線。當他用了那粗大的手指，把書翻開，在紙縫中吹氣或是作着甚麼的時候，看了真是有趣。我們的書，都不免有損傷，他所有的書，卻是簇新的。他得了新書，拂拭乾淨，裝入書箱裏，不時又拿出來去看，把書當作寶貝珍玩，這是他最大的快樂。我在他家裏停了一點鐘，他除了書以外，甚麼都未曾給我看。

過了一會，他那肥胖的父親出來了。手拍着他兒子的背脊，用了和他兒子相像的粗聲向

我說：

『這傢伙你看怎樣？這個鐵頭，很堅實哩，將來會有點希望罷。』

斯帶地被父親這樣地嘲弄了，祇是像獵犬樣地把眼半閉着。不知爲了甚麼，我竟不敢和斯帶地嘲笑。他祇比我大了一歲，這是無論如何幾乎不能相信的。我回來的時候，他送我出門，像煞有介事地說：『那末，再會罷。』我也不覺向着大人似地說：『願你平安。』

我到了家裏，和我父親說：『斯帶地既沒有才，樣子也不好，他的面貌，令人見了要笑，可是不知爲了甚麼，我一見了他，就會有種種事情教我的。』父親聽了：『這因爲那孩子有真誠的處所的緣故啊。』我又說：『到了他家裏，他也不多和我說話，也沒有玩具給我看。可是我卻仍喜歡到他家裏去。』『這因爲你心服那孩子的緣故，』父親這樣說。

鐵匠的兒子

是的，父親的話是真的。我還心服着潑來可西。不，心服這話，還不足表示我對於潑來可西的心情。潑來可西是鐵匠的兒子，就是那身體瘦弱，有着悲哀的眼光，膽子小小地向着人祇說『原恕我，原恕我』而卻很能用功的小孩。他父親酒醉回來，據說常要無故地打他，把他的書或筆記簿丟擲的。他常在臉上帶了黑痕或青痕到學校裏來，臉孔膨腫的時候也有，眼睛哭紅的時候也有。雖然如此，他無論如何，總不說父親是打他的。『父親打過你了。』朋友這樣說的時候，他總立刻替父親包蔽說：『這是沒有的事，這是沒有的事。』

有一天，先生看見他的作文簿被火燒損了一半了。對他說：『這不是你自己燒了的罷。』『是的，我把他落下在火裏過了。』他回答。其實，這一定是他父親酒醉回來把桌子或洋燈蹴翻的緣故。

潑來可西的家族，就住在我家屋頂的小閣上。門房時常將他們家裏的事情，告訴給我母親聽。雪爾維姊姊有一日聽得潑來可西哭。那時據說是他向他父親乞買文法書的錢，父親把他從樓梯上蹴了下來哩。他父親一味喝酒，不務正業，一家皆為飢餓所苦。潑來可西時常餓了

肚皮到學校裏來，喫卡隆給他的麵包，一年級時教他過的那個戴赤羽的女先生，也曾給他蘋果喫過。可是，他決不說『父親不給與食物』的話的。

他父親也會到學校裏來過，臉色蒼白，兩腳抖抖的，一副怒容，髮長長地垂在眼前，帽子是歪戴着的。潑來可西在街路一見父親，雖戰懼發震，可是就立刻走近前去。父親呢，並不顧着兒子，好似心裏另外在想着甚麼似的。

可憐！潑來可西把破的筆記補好了或是借了別人的書籍用着功。他把破了的襯衣用針貫牢了穿着，拖着太大的皮鞋，繫着長得至於拖到地的褲子，穿着太長的上衣，袖口高高地捲起到肱肘為止。見了他那樣子，真是可憐！雖然如此，卻很勤勉，如果他在家裏能許他自由用功，必定可得善良的成績的。

今天早晨，他頰上帶了爪痕到學校裏來，大家見了，說：

『這是你父親罷，這次可不要再說「這是沒有的事」了。把你弄得這步田地的，這一定是你父親。你可告訴校長先生去，校長先生就會叫了你父親來替你說諭他的。』

潑來可西跳立起來，紅着臉，戰抖了怒聲說：『這是沒有的事，父親是不打我的。』

說雖如此，後來他究竟於上課時落淚在桌上人去看他，他就把眼淚抑住。可憐！他還要硬裝笑臉給人看呢！明天代洛西與可萊諦，原定要到我這裏來的，打算約潑來可西一塊兒來。我想明天請他喫東西，給他書看，領他到家裏各處去玩耍，回去的時候，把果物給他裝入袋裏帶去。那樣善良而勇敢的小孩，應該使他快樂快樂，至少一次也好。

友 人 的 來 訪

十二日

今天是這一年中最快樂的木曜日。正好兩點鐘的時候，代洛西和可萊諦領了那駝背的耐利來了。潑來可西因為他父親不許他來，竟沒有到。代洛西和可萊諦笑了對我說，在路上曾遇見那賣野菜人家的兒子克洛西，據說：克洛西提着大捲心菜，說是要把賣了的錢去買鋼筆的。又說，他新近接到父親不久將自美國回來的信，很歡喜着呢。

三位朋友在我家裏留了兩小時光景，我的高興卻是非常。代洛西和可萊諦是同級中最有趣的小孩，連父親都歡喜他們。可萊諦穿了茶色的褲子，戴了貓皮的帽，性情活潑，無論何時，總是非活動不可，或將眼前的東西移動，或是將牠翻身。據說，他從今天早晨起，已搬運過半車的柴，可是，他卻沒有疲勞的樣子，在我家裏跑來跑去，見了甚麼都注意，口也不住地談說，完全像松鼠般地活動着。他到了廚房裏，問下女柴每一束的買價，據說，他們店裏每束是賣二角的。他歡喜講他父親在溫培爾脫親王部下從軍柯斯脫寨（Custoza）戰爭時候的事。禮儀很周到。確如我父親所說：這小孩雖生長在柴店裏，但裏面卻含着真正貴族的血統的。

代洛西講有趣味的話給我們聽。他的熟悉地理，竟全同先生一樣。他閉了眼說：

『我現在眼前好像看見全意大利。那里有亞配那英（Apennine）山脈突出在愛登尼安（Ionian）海中，河水在這里那里流着，有白色的都會，有灣，有青的內海，有綠色的羣島。』這樣順次把地名背誦，全然像個眼前擺着地圖一樣。他穿着金鈕扣的青色的上衣，舉起了金髮的頭，閉了眼，石像似地直立着的那種樣子丰采，使我們大家看了傾倒。他把明後日大葬紀念

日所要背誦的三百光景長的文章，在一小時記牢，耐利看了也在他那悲愁的眼中現出微笑來。

今天的會集，真是快樂，並且還給我在胸中留下了一種火花樣的東西。他們三人回去的時候，那兩個長的左右夾輔着耐利，攜了他的手走，和他講有趣的話，使一向未曾笑過的耐利笑。我看了真是歡喜。回來到了食堂裏，見平日掛在那里的駝背的滑稽畫沒有了，這是父親故意除去的，因為恐怕耐利看見。

維多利亞·愛馬努愛列(Vittorio Emanuele)王的大葬

十七日

今天午後二時，我們一進教室，先生就叫代洛西。代洛西立刻走上前去，立在小桌邊，向着我們朗背那大葬紀念辭。開始背誦的時候，略微有點不大自然，到後來聲音步步清楚，臉上充

滿着紅暈。

『四年前今日的此刻，前國王維多利亞、愛馬努愛列二世陛下的玉棺，正到着羅馬太廟正門。維多利亞、愛馬努愛列二世陛下，功業實遠勝於意大利開國諸王，從來分裂爲七小邦，爲外敵的侵略及暴君的壓制所苦的意大利，到了王的時代，才合爲一統，確立了自由獨立的基礎。王治世二十九年，勇武絕倫，臨危不懼，勝利不驕，困逆不餒，一意以發揚國威愛撫人民爲務。當王的柩車，在擲花如雨的羅馬街市通過的時候，全意大利各部的無數羣衆，都集在路旁拜觀大葬行列。柩車的前面有許多將軍，有大臣，有皇族，有一隊的儀仗兵，有林也似的軍旗，有從三百個都市來的代表者，此外凡是可代表一國的威力與光榮者，無不加入。大葬的行列，這樣地到了崇嚴的太廟門口，十二個騎兵奉了玉棺入內，一瞬間意大利全國就與這令人愛慕不能措的老王作最後的告別了，與二十九年來作了國父作了將軍愛撫國家的前國王，告永久的離別了！這實是最崇高嚴肅的一瞬間！上下目送玉棺，對了那色彩黯然的八十旒的軍旗掩面泣下。這軍旗實足令人回想到無數的戰死者，無數的鮮血，我國最大的光榮，最神聖的犧

牲，及最悲慘的不幸來。騎兵把玉棺移入，軍旗就都向前傾倒。其中有新聯隊的旗，也有曾經過了不少的戰爭而破碎不完的古聯隊旗。八十條的黑旒，向前垂下，無數的勳章觸着旗竿丁冬作響。這響聲在羣衆耳裏，好像有千人齊了聲在那里說：「別了！我君！在太陽照着意大利的時候，君的靈魂永遠宿在我們臣民的心胸裏！」

『軍旗的頭又擡到空中了，我們的維多利亞、愛馬努愛列二世陛下，在靈廟之中永享着不朽的光榮了！』

勿蘭諦的斥退

二十一日

代洛西讀着維多利亞、愛馬努愛列王的弔詞的時候，笑的祇有一人，就是勿蘭諦。勿蘭諦真討厭，他確是壞人。父親到校裏來罵他，他反高興，見人家哭了，他反笑了起來。他在卡隆的面前，膽小得發抖，碰見那怯弱的「小石匠」或一隻手不會動的克洛西，就要欺侮他們。他嘲諷

大家所敬服的潑來可西，甚至於對於那因救援幼兒跛了脚的三年生洛佩諦，也要加以嘲弄。他和弱小的人吵鬧了，自己還要發怒，務必要對手負了傷才爽快。帽子戴得很低，他那深藏在帽緣下的眼光，好像含有甚麼惡意，誰都見了要恐怕的。他在誰的面前都不顧慮，對了先生也會哈哈大笑。有機會的時候，偷竊也來，偷竊了東西，卻還裝出不知道的神氣。時常和人相罵，帶了大大的鑽刺到學校來刺人。不論自己的也好，人家的也好，摘了上衣的鈕扣，拿在手裏玩。他的紙類、書籍、筆記簿，都是破污了的，三角板也破碎，鋼筆幹頭都是牙齒咬過的痕跡，不時咬指甲，衣服非破則齷齪。聽說他母親爲了他，會憂鬱得生病，父親已把他趕出過三次了。母親常到學校裏來探聽他的情形，回去的時候，眼睛總是哭得腫腫的。他嫌惡功課，嫌惡朋友，嫌惡先生。先生有時也把他棄之度外，他有不規矩，祇是裝作不見。他竟因此愈壞起來，先生待他好，他反嘲笑先生；很凶地罵他呢，他用手遮住了臉裝假哭，其實在那里暗笑。曾罰他停學三天，再來以後，更加頑強亂暴了許多。有一日，代洛西勸他：『停止，停止！先生怎樣爲難，你不知道嗎？』他脅迫代洛西說：『不要叫我刺穿你的肚皮！』

今天，勿蘭諦真個像狗一樣地被逐出了。先生把每月例話『少年鼓手』的草稿交付卡隆的時候，勿蘭諦在地板上放起爆竹來，爆發以後，聲音震動全教室，好像鎗聲，大家大驚。先生也跳了起來：

『勿蘭諦出去！』

『不是我。』勿蘭諦笑着假裝不知。

『出去！』先生反覆地說。

『不情願。』勿蘭諦反抗。

於是，先生大怒，趕到他坐位旁，捉住他的臂，將他從坐位裏拖出。勿蘭諦雖咬了牙齒抵抗，終於力敵不過先生，被先生從教室裏拉出到校長室裏去了。

過了一會，先生獨自回到教室裏，坐在位上，兩手掩住了頭暫時不響，好像很疲勞的樣子。那種苦悶的神氣，看了也有些不忍。

『做了三十年的教師，不料竟碰到這樣的事情！』先生悲哀地說着，把頭向左右搖。

我們大家靜默無語。先生的手還在那里震抖，額上直紋深刻得好像是傷痕。大家都不忍起來。這時代洛西起立：

『先生！請勿傷心！我們都敬愛先生的。』

先生聽說也平靜了下去，說：

『上功課罷。』

少年鼓手（每月例話）

這是千八百四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，柯斯脫寨戰爭開始第一日的事。我軍步兵六十人光景的一隊，被派遣到某處去佔領一空屋，忽受奧大利二中隊攻擊。敵從四面來攻，彈丸雨樣地飛落，我軍只好棄了若干的死傷者，退避入空屋中，閉住了門，上樓就窗口射擊抵禦。敵軍成了半圓形，步步包擊攏來。我軍指揮這隊的大尉，是個勇敢的老士官，身材高大。鬚髮已皆白了。

六十人之中，有一個少年鼓手，賽地尼亞人，年雖已過了十四歲，身材卻還似連十二歲都不到，是個淺黑色，眼光炯炯的少年。大尉在樓上指揮防戰，時時發出尖利如手鎗聲的號令，他那鐵鍛成般的臉上，一點都沒有感情的影子。面相的威武，真足使部下見了戰慄。少年鼓手臉已急得發青了，可是還能不手脚倉忙，跳上桌子，探頭窗外，從煙塵中去觀看白服的奧軍近來。

這家屋是築在高崖上的，向着崖的一面，只有屋頂閣上開着一個小窗，其餘都是牆壁。奧軍只在別三面攻擊，向崖的一面是安然無事的。那真是很利害的攻擊，彈丸如雨，破壁、碎瓦、天幕、窗子、家具、門戶，一被擊就成粉碎。木片在空中飛舞，玻璃和陶器的破碎聲，軋啦軌啦地東西四起，聽去好像人的頭骨正在那裏破裂。在窗口射擊防禦的兵士，一傷倒在地板上，就被拖開到一邊。也有用手抵住了傷口，呻吟着在這里那里打圈子走的。在廚房裏，還有被擊碎了頭的死屍，敵軍的半圓形只管漸漸地逼近攏來。

過了一會，一向鎮定自若的大尉，忽然現出不安的神情，帶了一個軍曹，急忙地出了那室。過了三分鐘光景，那軍曹跑來同少年鼓手招手。少年跟了軍曹急步登上樓梯，到了那屋頂閣

裏。大尉正倚着小窗拿了紙條寫字，腳旁擺着汲水用的繩子。

大尉摺疊了紙條，把他那使兵士戰慄的凜然的眼光注視着少年，並且很急迫地叫喚：

「鼓手！」

鼓手舉手到帽旁。

「你有勇氣嗎？」大尉說。

「是的，大尉！」少年答時，眼炯炯地發光。

大尉把少年推近窗口：

「往下面看！近那家屋處有鎗刺的光罷，那里就是我軍的本隊。你拿了這條子，掛下窗去，快快地翻過那山坡，穿過那田坂，跑入我軍的陣地，只要一遇見士官，就把這條子交給他。將你的皮帶和背囊除了！」

鼓手去了皮帶背囊，把紙條放入袋中。軍曹將繩子放到窗口去，把一端在自己的臂上纏了。大尉將少年扶出了窗，使他背向着外：

『喂！這分隊的安危，因了你的勇氣和你的脚力而定哩！』

『憑我！大尉！』少年回答着下去。

大尉和軍曹握住了繩：

『下那山坡的時候，要把身伏倒了走的啊！』

『放心！』

『但願你成功！』

鼓手立刻落到地上了。軍曹取了繩子就去。大尉好像很不放心的樣子，在窗畔踱來踱去，看少年下坡。

已經差不多快要到達成功了。忽然在少年前後數步間發出五六處的煙來，原來已被奧軍發見，從高處把少年射擊着。少年正拚了命跑，突然倒下在地，『糟了！』大尉咬着牙焦急了。獨語。正獨語間，少年又好好地起立了。『啊，啊！只是跌了一交！』大尉說着，吐了一口氣。少年雖拚命地跑着，可是一脚望去像有些跛。大尉想：『踝骨受了傷了哩！』接着煙塵又從少年的近

旁起來，都很遠，未曾中着，『好呀！好呀！』大尉歡喜了獨叫，目仍不離少年。一想到這是危機一髮的事，不覺就要戰慄！那條紙如果幸而送到本隊，援兵就會來。萬一誤事，這六十人只有戰死與被虜兩條路了。

遠遠望去：見少年跑了一會，忽而把脚步放緩，只是跛着走。及再重新跑起，力就漸漸弱了下去，好幾次地只是倒坐了休息。

『大概彈子擦過了他的脚了。』大尉一壁這樣想，一壁目不轉睛地注視少年的舉動，慌急得身子發震。他用了要迸出火星來的眼睛，測度着少年的所在地與因日光反射而發着光的鎗刺間的距離。樓下呢，只聽見彈子穿過東西聲，士官與軍曹的怒叫聲，淒絕的負傷者的哭泣聲，器具的碎聲和物件的落下聲。

一士官默默地跑來，說敵軍依舊猛攻，已高舉白旗勸誘降服了。

『不要睬他！』大尉說時，眼睛仍不離那少年。少年雖已走到平地，可是已經不能跑了，望
去好似只把脚拖着一步一步地勉強走着。

大尉咬緊了齒，握緊了拳：『走呀！快走呀！該死的畜生！走走！』過了一息，大尉說出可怕的話來了：『啣呀！沒用的東西！坐倒了哩！』

方纔還在田坂中望得見的少年的頭，忽然不見，好像已經倒下。隔了一分鐘光景，少年的頭重新現出，不久爲籬笆所阻，已望不見了。

大尉於是急下樓梯，彈子雨一般地在那里飛舞，滿室都是負傷者，有的像醉漢似地亂滾，扳住着傢具，牆壁和地板上滿污染着血跡，許多死骸堆在門口。副官已被彈打折了手臂，煙氣和灰塵把周圍的東西都包圍得不清楚了。

大尉高聲鼓勵着叫說：

『大膽防禦，萬勿退一步！援兵快來了！就在此刻！當心！』

敵軍漸漸逼近，敵兵的頭臉，已可從煙塵望見，鎗聲裏面又夾雜着可怕的鬨聲和罵聲。這是敵軍在那里脅迫：叫快降服，否則不必想活了。我軍膽怯起來，從窗口退進。軍曹又追趕他們，迫他們向前，可是防禦軍的火力，漸漸薄弱，兵士臉上，都表出絕望的神情，再要抵抗，已是不可

能的了。這時，敵軍忽然把火力減弱，轟雷似地喊叫起來：『降服！』

『不！』大尉從窗口回喊。

兩軍的礮火重新又猛烈了。我軍的兵士接續地傷倒，有一面的窗已沒人守衛，最後的時期快到了。大尉用了似絞的聲音：『援兵不來了！援兵不來了！』一壁狂叫，一壁野獸似地跳跟，以震震的手揮着軍刀，預備戰死。這時軍曹從屋頂閣下來，銳聲告說：

『援兵來了！』

『援兵來了！』大尉歡聲回答。

一聽這聲音，未負傷的，負傷的，軍曹，士官，都立刻突進窗口，重新去猛力抵抗敵軍。

過了一會，敵軍似乎氣餒，陣勢紛亂了起來。大尉急忙收集殘兵，叫他們把刺刀套在鎗上，預備衝鋒，自己跑上樓梯去。這時聽到震動天地的吶喊聲，和雜亂的足步聲。從窗口望去，意大利騎兵一中隊，正用了全速力從煙塵中奔來。遠見那明晃晃的鎗刺，不絕地落在敵軍頭上，肩上，背上。屋內的兵士也抱了鎗刺突喊而出，敵軍動搖混亂，就開始退卻。轉瞬間，用了兩大隊的

步兵與兩門大礮，把高地佔領了過來。

大尉率引殘兵回到自己所屬的聯隊裏。戰爭依然繼續，在最後一次衝鋒的時候，他爲流彈所中，傷了左手。

這日戰鬥的結果，我軍勝利。次日起再戰，我軍雖勇敢對抗，終以衆寡不敵，於二十七日早晨，退守泯契阿（Mincio）河。

大尉負了傷，仍率部下兵士，徒步行進。兵士雖困憊疲勞，卻沒有一個說不平的。日暮，到了泯契阿河岸的哥伊托（Gotto）地方，找尋副官。那副官是傷了手腕，被衛生隊所救，比大尉先到了這地的。大尉走進一所設着臨時野戰病院的寺院，其中滿住着負傷兵，病牀分作兩列，牀的上面，還重設着牀，兩個醫師和許多助手應接不暇地奔走，觸耳都是幽泣聲與呻吟聲。

大尉一到寺裏，就到處探尋副官，這時有人用了低弱的聲音叫『大尉。』大尉近身去看，見是少年鼓手，他臥在吊牀上，胸以下覆蓋着粗的窗簾布，蒼白而細的兩腕露出在布外面，眼睛仍是寶石樣地發着光。大尉一驚，銳聲地對了他：

「你在這里？真了不得！你盡了你的本分了！」

「我已盡了我的全力。」少年答。

「你受了甚麼傷？」大尉再問，一壁在眼看附近各牀，尋覓副官。

「那是萬不料的。」少年答說。他因了說話，把元氣恢復了過來，在這時始覺得負傷在他是名譽。如果沒有這滿足的快感，他在大尉前恐將無開口的氣力了。『我拚命地跑，原是恐被看見，屈着上身的，不料竟被敵人看見了。如果不被射中，應該還可再快二十分鐘的。幸而，逢着參謀大尉，把條紙交付了他。可是，在被射擊以後，全然走不動，口也乾渴，好像就要死去。要再走上去，是無論如何不能的了。愈遲，戰死的人將愈多：我一想到此，幾乎要哭起來。還好！我總算拚了命把我的目的達到了，不要替我耽心。大尉！你要留心你自己，你流着血呢！』

的確如他所說，滴滴的血，正從大尉臂下綑帶裏流下手指來。

『請把手交給我，讓我替你包好了綑帶，』少年說。

大尉伸過左手來，更用右手來扶少年。少年把大尉的綑帶解開重新結好。可是，少年因離